

天下一家觀念與世界和平

—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亞洲文化中心第二次亞洲學者會議講詞—

吳俊升

(一)

世界和平，是全世界除了少數好戰人士而外，大家所共同追求的一個關係全世界人類的幸福的目標。這目標，在現在看來，還是很遙遠的，可望而不可即。這其間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種族，還是嚴分界域，各為其本身利益的追求，不惜侵犯了其他國家或種族，以致時時發生局部性或全球的戰爭。要永久消弭這種國家間或種族的衝突和戰爭，根本要圖，在於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組織，把所有國家和種族組織起來，在一大同體制之下，受公法的保護，各能享受公平和合理的生活，如同各個個人在一個國家的組織之下受國法的保護能享受公平和合理的生活一樣。這個理想在古今中外，不知道有許多志士仁人都曾主張過，也會或多或少努力求其實現；但是結果還是成爲空想。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大原因之一，乃是大多數的人類，對於這世界大同與和平的體制，還缺少適當的心理上的、觀念上的準備。大多數人還認爲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此疆彼界，乃是自然的劃分，不能消除。尤

其過去歷史上，「強凌弱，衆暴寡」的事實，不絕記載，更使寡而弱者寒心，強而衆者逞志，難得和平相處。要祛除這種心理上的障礙，在消極上，固然寄望於現有的國際組織，能對國際間的侵略行爲，在可能範圍之內，作有效的制止。而在積極方面，更需要一種心理準備，使全世界人類共認爲一體，謀以有效的國際組織，導致世界永久的和平。

一對這種心理準備，也即是觀念的灌輸，我以爲中國儒家思想中「天下一家」的觀念，有很大的作用，和可能的供獻。我提出本篇論文的旨趣，係在說明此點。

(二)

「天下爲一家」，雖然始見於禮記的禮運篇，但是這個觀念，乃是融注於整個中國思想，尤其儒家思想之中的。中國人一直是把全人類看做一個全體。把人看做是介乎代表精神的「天」和代表自然的地之間的一個實體。在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人有他們單獨的世界，這便是人類世界。這個世界雖然常與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相交應，但是它自成一世界。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

因爲人屬於同類，所以他們的血統相連，也具有相同的本性和情感。在人類世界，不應該用種族、國家、階級或宗教來區別人類，而只是把他們看做是人。人之爲人，如何自別呢？人之爲人，不在於有別於其他動物的各種物理與生理的特性，而在於他們的根本善良的本性，和人類不分種族、國家和社會地位所共有的理性。因爲人類同有善良的本性，所以他們可以互愛；因爲他們同有理性，所以他們可以互相了解。因爲人類可以互愛，可以互相了解，所以中國人相信全人類可以共處而組成一個人類共體。這人類共體不限於一部落、一國家或一任何社會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團體，而是包括全體人類。在這人類共體中，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大家同甘共苦。在這個大團體中不應該有政治的奴役，經濟的剝削，和宗教的迫害，大家處於平等的地位。如其他們在大團體中，任務有所不同，那只是由於他們的文化程度，也就是教育程度的不同。本來在中國思想中，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區分，不以他們的部族或種族而定，而是定於他們的教化。因此「有教無類」。由於教育的普及人們受有同一教育，彼此增進了互愛，與互相了解，而全人類的幸福可

得保障，而天下一家也即是世界大同的組織也將能建立。這乃是最高的入類理想的最完滿的實現。

以上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有關天下一家觀念的一般敘述。以下我還要舉述一些實在事例，以資佐證。在中國歷史中，天下一家的觀念，原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由一兩個思想家偶然提出的。

這個觀念一貫的存在中國思想之中。而且是所有中國哲學學派所共有的。在十多年前，中國有著名的哲學家張君勱、唐君毅、徐佛觀、牟宗三、和謝幼偉等五位先生，共同發表了「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宣言。在「宣言」中，他們說：「西方人應向東方人學習之第五點，是天下一家之情懷。我們承認人類現在雖然有許多國家，而凡未能民主建國之國家，皆經一一走上民主建國之道路。但是人類最後必然歸於天下一家。所以現代人，在其作為一國家之公民而外，必須同時兼備一天下人之情懷，而後世界真有天下一家之一日。在這點上說，東方人實更富於天下一家之情懷。中國人自來喜言天下與天下一家。為養成此情懷，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之思想，皆有所貢獻。墨家要人兼愛，道家要人與人相忘，佛家要人以慈悲心愛一切有情，儒家要人本其仁心之普遍涵蓋之量，而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1)

我引述「宣言」中這一段話，因為它可以對以上所說的中國學者普遍的抱有天下一家的觀念，作一有力的表證。

現：「楚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2)在這一故事中，可見孔子心目中人只是人，他不措意於國別。由於把人只當是人，孔子和儒家都主張全人類的「一家觀」，和彼此間的兄弟關係。在論語中，曾子便曾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兄弟既同屬一家，所以四海之內的兄弟，必同屬於一個大家，而這一家，便是全體人類的組織。所以孔子和他的學派的道德與政治理想的最高鵠的，乃是把天下，也即是全人類，組織成爲一個有機的總體——一個大同世界。但是這一最高鵠的，不是一天可以達到的，照春秋三世的說法，孔子主張要達到這一鵠的，必須經過三世，即是「據亂世，太平世，昇平世。」世界大同乃是最終的鵠的。大同世界的情況爲何呢？照禮記，禮運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3)

以上所說，乃是孔子所懸想的人類理想世界的藍圖。他認爲要達到此理想世界，須行大道。可是什麼是大道呢？從整個孔子的教義來看，大道必定是仁，也即是孔子全般教義中所主張的最高德性。雖然在論語中，孔子對於仁在各種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說法，但是仁的完全意義乃見於中庸和孟子。中庸與孟子同說：「仁者，人也。」仁乃人之所以爲人的德性。依據孔子和多數儒家的見解，人性是善的。而人性之善，存在於同人類的愛，同情，和惻隱之心。仁乃是發揮和實行愛，同情，和惻隱之心的德性。從字根來說，仁乃是「人」與「二」兩字所合成。仁即是人與他人相處的德性。仁如充義至盡，乃是對於全人類的不忍人之心，乃是處全人類的最高德性！乃是大道。仁性可以在人類小團體內表現，也可在人類大團體內表現。孔子要行仁的團體，不是一個如同一個種族、一個國家的小團體，而是一個超乎國家和種族的包括全人類的大團體。而教育的最高理想，便在於爲全人類的世界獲得和平與秩序。所以大學書中便對於全部大學教育的歷程作如下的規定：「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齊家與治國的最高目的，乃在於明明德於天下，以致天下的太平，也即是實現大同世界。

孟子也說：「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如近代中國學者梁啟超和梁漱溟所確當指出的，當古代中國哲學家或思想家說到國家與民族時，從不就此中止，他們通常還要進一步指向人類組織的高階層，這便是他們所說的天下，也即是全人類。兩位梁先生甚至說，中國歷史上民族或國家主義的遲遲產生，即是由於中國人的天下觀念，重於國家觀念。直到近代與西方列強接觸爲止

，中國人確是如此。甚至主張小國寡民的老子，在只有五千言的道德理中，竟有五十九次講到「天下」。

這個天下一家或大同世界的思潮，在中國經過許多朝代，一直到所謂新儒學 (Neo-confucianism) 時代，還是繼續不斷。在新儒學者，也即是理學家之中，張載是主張天下一家和全人類兄弟關係最力的一位。在他的有名的「西銘」裡，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效鵝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4) 張載這段話，顯然重申了儒家的「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的崇高的見解，而為世界大同組織，提供一倫理的基礎。

當我們敘述天下一家的觀念，在中國歷史裡的發展時，最後將在中國近代的三個思想家發現這個崇高觀念已達到最高點，並且已經和西洋思想接觸。這三位思想家便是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康有為是主張大同世界並定出詳細計劃的第一位思想家。他的名著「大同書」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後寫的。康有為把他的救中國的思想，擴充到救全世界。如其書名所示，他的哲學是繼續孔子的大同思想，定出「三世」發展的詳細步驟，最後達到無國界，無種

界，無級界，無形界的昇平世。在昇平世內「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5) 他的思想，除了儒家而外，還融合了佛家和西方社會主義的思想。他的主要目標，乃是把全人類聯合，成一個大同世界，除了消極的打破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性別的界限而外，還積極的提示保障世界和平和增進全人類幸福，甚至澤及物類的一種詳細的建設方案。

譚嗣同是與康有為同時，也是他的維新革命的同志之一。他和康有為同有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觀念，但稍具科學思想。他的著作，「仁學」，同樣的主張實現孔子的大同理想，仁學裡說：「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之義也。在宥者，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者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如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6) 在譚嗣同的無國家的世界，不但國家取銷了，連一切的組織也取銷了。這個理想，比康有為所主張的，更進了一步。

中華民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雖然他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中有一民族主義，可是他的民族主義的概念，和西方的概念不同。他的民族主義乃由於當時環境的必要，也非他的最後的政治思想。他的最後的政治思想，仍然是孔子的大同理想。中華民國國歌為孫先生親撰。國歌中有兩句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建國而進於大同才

才是他的最後的政治理想。再看他在三民主義所說的：「……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樣的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起，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甚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之人的大責任。」(7)

從以上所說，我們可以見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毫無侵略或帝國主義的成分。相反的，他的民族主義，乃是實現天下一家的理想，進入世

界大同的過渡政策。

天下一家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的發展，從古到今，經過多少世紀和朝代，經過許多哲人和思想家繼續不斷的提倡和發揮，始終成爲主要的思潮。在現代，這個思潮與西洋相類似的最新思想相接觸，尤其對於爲建立世界大同組織和保障世界和平，具有時代的意義。我要在下文，進一步討論如何利用產生這崇高的天下一家觀念的中國歷史和文化來作的一個具體實例，表明天下一家的觀念，如何可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世界大同的組織，如何可得逐漸實現，以永保世界的和平。

(三)

現在全世界有不少志士仁人，正在宣傳天下一家的觀念以求世界大同組織的實現，以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這實是一種崇高的工作。要獲工作的成功，也許需要極長的時間。可能需要幾百年。但是爲人類的前途，我們不妨夢想。在夢想中，我們必須確信，這摸索的功夫，並非白費，而是向天下一家的實現，更接近一步。

雖然，現在的世界各國，仍然紛爭不已。但是前途，並非爲一般所想像的那樣黯淡。我首先要表明的，天下一家的觀念，不限於發生於中國，幾乎在所有國家中發生。其中最主要者，爲許多嚮派的世界主義，佛教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理想，康德的永久和平構想，摩爾的烏托邦，威爾遜的組織國際聯盟的十四原則。所有這些理想，都是視天下爲一家而祈求大同世界的實現

的。

由於現時各種國際組織的成立，和科學技術的進展，整個世界已日漸趨於密切團結。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對於世界統一和和平的努力，所有的成就雖然並不符合衆望，可是都在正確的方向中進行。所有的各種關於世界合作的國際會議和協約，都是有助於組合全世界爲一體的。在科技方面，對於交通和傳播的工具的改良，尤其有助於全世界各國各種族，產生天下一家的觀念。這個世界實在是爲電報、電話、電視、和飛機所縮小了。由於通商與旅遊，各不同的國家和種族的人民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到最後，天下一家的觀念總要普通流行，而世界大同總要實現的。不過如我以上所說，要經過很長的時代而已。我們現時，尤其在亞洲文化中心所召集的今天的學者會議，我們所要努力的在於促進天下一家的觀念的普遍流行和天下一家的早日實現。作爲出席這個會議一份子，我敢於試提如何促進的辦法。加強和改進包括聯合國組織在內的所有全球性的或是局部的國際組織，當然是方法之一。在世界各國以教育來促進國際的了解與合作；以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來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以減少貧富國家的差距，使能在國際社會可以平等與和平相處，這些也都是實現天下一家必需的方法。可是都還不夠。我的意思，除了這些方法而外，還另需更緊要更根本的方法。這方法便是要實現世界大同先要建立它的文化的與精神的基礎。國際制度和現代化的措施，只能很膚淺的從物質方面，把世界人類聯合起來，如其在他們之間，爲了

這種聯合，缺少精神方面的同心合意。國際聯盟的短命，便是由於缺乏各民族各國人民的普遍的精神支持。聯合國組織對於列強間重大爭執，無能處理，對於用技術援助來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結果不免造成富強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剝削和政治控制，也由於缺乏精神和道德的基礎。

世界大同需要一種世界文化作基礎。這世界文化的建立，需要參攷世界各國文化的過去與現在，尤其要尋求其中曾經有助於天下一家觀念的發生和流行的各種因素，把此等因素融合於一種世界文化以內，將有助於世界大同的實現。

我們如欲建立世界文化爲世界大同的基礎，中國文化的若干方面，是可以借鑑的。第一，如前面所述中國古今哲人學者所主張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天下一家」與「世界大同」的觀念，便可以與其他各國的先知先覺的相類似的觀念，互相融合，用於證明組織全世界人類爲一整體的合理與可能，並可用以作教育人類互相了解和互相合作，以促進大同世界的實現的教材。在中國思想家有關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教訓而外，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也可以用作一具體實例來表示天下一家的觀念，如何在小規模的情形下，已經在中國實現，因而證明全世界大同的組織，有實現的可能。如我在上文所說的，中國人有致天下於太平的觀念，從不以一個國家的治理爲滿足。古時的中國人會相信他們已實現這個崇高的觀念，因爲當時他們的地理知識有限。他們誤以爲「中國」即等於天下。但是在他們當時的

「天下」，中國人確能逐漸達到有限度的「大同」。中國人最初從一個小部族逐漸發展到融合相鄰部族，成爲一個具有世界人民總數四分之一的國民的統一國家。它並具有幾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與文化，在全國有共同語文，而全民的生活與思想，也大體逐漸歸於統一。如其這種獨一的歷史現象不能代表全人類的統一與大同，至少它已能供給一個希望。即是如果全世界人們，如能更作進一步的努力，這世界大同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現在我們還要進一步探討，在中國歷史與文化中，除了天下一家的觀念而外，還有那些原因或因素，造成中國的統一。這些原因，或因素的探討，或有助於計劃世界大同組織的藍圖。

根據我個人和其他若干中外學者的分析，促成中國人統一建國的主要因素，約有以下幾端。

(一) 第一，中國人用文化重於用武力，來統一內部民族和融合外部民族。依中國人的思想，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不能使人心服，而以德服人，可以使人信服。心服誠願，乃是中國人統一的精神道德基礎。

(二) 第二，中國以道德教訓，尤其是孔子的道德教訓，而不是以宗教來統一人民。中國沒有國教而容許各種宗教。中國人認爲只有一種排他的宗教，只有使國家分裂而不能統一國家。

(三) 第三，中國人沒有種族的成見。中國人的心目中，只有文化的差別而沒有種族的差別。像孔子的教訓，外族人如同化於中國文化，便視同中國人。「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8)相反的，中國人如同化於外族文化，便視同外族人。所

重視者，爲文化而非種族。

(四) 第四，在過去，中國人把「中國」看做一個文化的統一體或是一個大家庭，更多於比把她看做一個政治的單位或是一個國家。因此有些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家認爲直至最近時代，中國還沒成爲一個「國家」。中國人既不從純民族立場，自視爲一個民族國家，所以可能爲世界大同的障礙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沒有的。甚至如前所述的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也只是世界大同的過渡理想。在這一點，吳經熊教授的一段評論，是很相切合的。他說：「當時中國出席三藩市的聯合國會議的首席代表曾說：『如果有任何信息，我的政府……願意向這會議表達的，便是這個信息：我們爲了集體安全的利益起見，準備……在必需時將我國主權的一部分讓與這新國際組織。』他這樣說，只是表示中國的傳統精神，大同的觀念。」(9)

聯合國的憲章，仍然是尊重國家主權的，而中國却是第一個表示願意放棄一部分主權的國家。中國人是何等熱心於實現天下一家以保障世界和平！

(五) 最後，中國關於仁德，理性和愛好和平的教訓乃是致天下於太平的最強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國，所有人皆以仁相待，所有爭執，皆以講理來解決而不訴諸武力。過去的中國人能在如此大國和平相處至如此之久，仁愛和講理，乃是主要的原因。

在分析了中國歷史與文化中有助於統一與和平的各種因素以後，我將請在座的亞洲學者，致

應從中國的這個具體實例中可以演繹出什麼結論，以求天下一家的觀念的普遍流行，和世界大同與和平的實現。

註：

- (1) 東方人文學會，儒學在世界論文集，第二二〇頁。
- (2) 孔子家語，好生第十。
- (3) 禮記，禮運大同。
- (4) 繆天授選註，宗元學案，第一百四十九頁。
- (5) 康有爲，大同書，第一〇七頁。
- (6) 譚瀏陽全集，仁學卷下，第二十三頁。
- (7) 民族主義，第六講。
- (8) 見孟子。
- (9) The Chinese mind, edited by Charles A. Moore p.231.

實踐三民主義，
光復大陸國土，
復興民族文化，
堅守民主陣容。